



毛泽东诗词与革命文化

汪建新

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革命文化是这一伟大实践的文化结晶,也是20世纪中国最强劲的文化形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艺术成果,真实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中国革命史的壮丽画卷,也是解读革命文化的独特文本。

革命目标：敢教日月换新天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毛泽东诗词对中国革命有着独特的诗意表达,具体体现在从“问天”“比天”到“翻天”“换天”的不断演进。

毛泽东诗词有很多诗句带有“天”字,如“人生易老天难老”“离天三尺三”“天高云淡”“炮火连天”。“天”一般指与地相对的无边苍穹,或者指自然界。但是在毛泽东心

目中,“天”有着极强的政治色彩。1925年时,毛泽东“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尽管这句诗中没有出现“天”字,但不免使人联想到屈原的《天问》。这是对人世间一切不公平事物的发问,表现出毛泽东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祖国命运的深深忧患。到1935年时,毛泽东满怀激烈,“欲与天公试比高”。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阶级和社会制度,毛泽东偏偏不信邪,要与“天公”比试较量、分庭抗礼。毛泽东说过:“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对自封“齐天大圣”的孙悟空推崇备至。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最终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到1949年时,南京解放,新中国横空出世,毛泽东由衷慨叹:“天翻地覆慨而慷”“试看天地翻覆”“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敢教日月换新天”“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革命改天换地,毛泽东由此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革命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

中国革命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敌军围困万千重”“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滾来天半”。战争环境艰苦卓绝,“路隘林深苔滑”“赣江风雪迷漫处”“雾满龙岗千嶂暗”“西风

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中国革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历经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文化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苦难辉煌,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坚定执着、视死如归、不惧艰险、勇于担当、乐观豪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要向潇湘直进”“直下龙岩上杭”“直指武夷山下”“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一个“直”字蕴含着无穷信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具有面对强敌“我自岿然不动”的从容气度,具有“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千军如卷席”“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扫除一

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凛然气势。毛泽东傲视万物、不畏艰险,富有“雪里行军情更迫”“更喜岷山千里雪”“梅花欢喜漫天雪”“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顽强意志。毛泽东性格刚毅、愈挫愈勇,满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踏遍青山人未老”“而今迈步从头越”“战地黄花分外香”“风物长宜放眼量”的伟岸人格与豁达胸襟。

革命道路：人间正道是沧桑

道路决定命运。毛泽东上下求索,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历史功绩。用毛泽东的三句诗,就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历史进

程。第一句诗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25年的毛泽东在积极思考、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第二句诗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1927年的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的危局中奋起,毅然发动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局面从此焕然一新。第三句诗“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解放意味着中国革命已经胜券在握,中国革命沿着井冈山道路这条人间正道,从胜利走向胜利。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始终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毛泽东诗词中,“旗”字出现了12次,“红旗”出现了9次,如“红旗跃过汀江”“红旗漫卷西风”“壁上红旗飘照”“红旗卷起农奴戟”。毛泽东有关红旗的诗句豪迈雄浑,浸透着毛泽东的崇高理想和人生追求。红旗作为一个文学意象,不但指天公飘扬的红旗、战场上挥舞的战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具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它是中国革命的内核,是中国革命道路的路标,是人民军队的形象,是红色政权的体现,是红色理论的符号。

毛泽东还把“红旗”与“山”联系在一起,如“山下旌旗在望”“不周山下红旗乱”“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中国革命受到“上山”理论的启迪,是在千山万壑中闯出来的。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毛泽东专门创作了《西江月·井冈山》《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足见井冈山在其心目中的分量之重、感悟之深、情结之浓。

革命历程：雄关漫道真如铁

毛泽东写诗的特点是局势越严峻诗兴越浓,处境越艰难创作越多。从《西江月·秋收起义》开始,诗人毛泽东告别“书生气”,转入战争纪实,“炮声”“枪林”“鏖战”“弹洞”等词汇频繁出现。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军旅诗词,从创作缘起、描述对象到思想内容,真切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民如火如荼的斗争风貌,艺术地勾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的历史长卷。军旅诗词是毛泽东诗词中的精中华章,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艺术翻版,凝结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和人民军队壮大历程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的军旅诗词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战斗词,直接描写战争的宏大场面与激烈过程。如《西江月·秋收起义》写秋收暴动,《西江月·井冈山》写黄洋界保卫战。第二类是行军词,重点反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如《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写红军在闽赣之间穿插;《七律·长征》写“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非凡壮举。第三类是抒怀词。既有因中国革命遭遇挫折而导致的心情“郁闷”,如《采桑子·重阳》《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侧重表达了毛泽东处在逆境人生时的内心郁闷与人格超越。更有因军事行动不断取得胜利而引发的精神“舒快”,如“报道敌军宵遁”“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三军过后尽开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那种喜悦心情,也突现了正义战争必胜的历史趋向。



张琳

朋友圈儿里大家都在晒春天的美景照片。成天忙于往返教室和学员楼的我,却未曾好好感受过校园的春天。几时花开、几时燕来,浑然不觉。

党校掠掠湖的西南角有个园林式建筑,叫留筠馆。它依山而建,依湖而立,独辟成趣。但因位置略偏,感觉里面清冷,所以大家很少去,即便到掠掠湖散步,也只是从它一旁经过而已。

说到它的名字,我从未真正留意过。因“筠”有两个读音,即yún和jūn,所以叫留筠(yún)馆的人有之,读留筠(jūn)馆的人亦有之。筠读yún时,意即青皮的竹子;读jūn时,为地名。比如四川省宜宾市有个县就叫筠连县,该县四山皆竹,以地产筠篁得名。

最初听人把这里叫留筠(jūn)馆时,我以为是“留君馆”,意取“美景留得君驻足”之意,当时心想这个名字比较直白;后来又听人叫留筠(yún)馆,我又以为是“留云馆”,心想若是这个名字倒还有点意境。

留筠馆门口有一联:水清鱼读月,林静鸟谈天。我想,如果换成“留云馆”岂不更配。你想啊,鱼都在读月,鸟也在谈天,云还不得停下脚步?有首歌的名字就叫“云且留住”,很好听,我很喜欢。

有一天下午,我特地到留筠馆,问那里的工作人员,“筠”在此应读哪个音?一位小伙子热情地告诉我,这叫“留筠(yún)馆”,它是仿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苏州留园而建,于是取名时用一个“留”字,再加上周围竹子很多,一年四季修篁滴翠,所以叫留筠馆。

原来如此!
“怎么没见挂有这个名字的牌匾什么的呢?”我好奇地问。

身边的风景

小伙子告诉我说,牌匾以前一直挂在门口,2015年才被摘下,换上“学员茶社”四个字的。

“是吗?据说2015年学校给校园各处亭台楼阁题写楹联,馆名不是那时取的吗?”我继续问道。

他笑咪咪却又惊奇地说,这个名字在1994年就有了呢。

“噢?到党校这么多年,咋没看见过呢?”我惊讶地自言自语道。

见我一脸诧异,小伙子问我:“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党校的,以前真没有见过吗?”

我不好意思地迟疑道:“哦,也许过去见过,只是没有在意呢。”

在党校工作近20年的我,也经常散步路过此地,难道真没有见过留筠馆的牌名吗?我有点不敢确定了!

昨天与一多年的同事聊天,提及此事,他说我也不知道那里叫什么名字,反倒是来学习的学员比我们清楚。经他一说,稍稍减轻了我遗憾而惭愧的心情。

是啊,或许距离产生美,人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反而对身边的美景容易忽视吧。

留筠馆的牌匾因何而摘,不得而知。遗憾的是,如今它的名字和其他几个地名一起,写在路边的一块指示牌上,从它旁边经过,稍不留意的话,就会被忽略掉。

为了弥补以前的疏忽,我特地上网搜到过去挂有留筠馆牌匾的照片,并专门抽出一个下午到那里好好游览了一番。

留筠馆一面是依山起伏的长廊,另一面是绕园而过的湖水,整个布局深得苏州园林“着眼在画意”的精髓,它通过镂空、回廊,运用对景、借景之手法,使湖面、石岸、亭榭融为一体,让人仿佛置身于天然的诗画之中。

馆虽不大,却层次分明,给人移步异景之感。庭院中,花草树木错落

有致,那青翠的竹子,金黄的连翘,粉白的海棠,修剪别致而古拙的龙爪槐,浓淡相宜,疏朗雅适;庭院里的景观石,在粉墙黛瓦、碧楼清影的映衬下,宛如一幅古朴淡雅的中国画。

经过庭院,一条窄窄的石径环绕馆舍,给人一种庭深景多、别有洞天的感觉。拐角处,粉墙下,是一片翠竹,清风吹过,竹枝摇曳,光影斑驳,更添几分静谧。

绕过石径,留筠馆前豁然开阔。那静静的湖水、飘拂的柳丝、长廊、竹径,美不胜收。在亭台上,可观游鱼,可喂白鹅,亦可闲坐读书,冥想沉思。

从留筠馆亭前一直延伸至湖中,有几处随意散落的奇石。对面湖边乱石成岸,高低屈曲,岸上藤萝蔓挂,野卉丛生。其间一亭,叫迎风亭,它与留筠馆遥相呼应。迎风留筠,恰成佳对,别具巧思。

每到夏季,湖水穿过石罅缓缓而下,又让留筠馆有了宋人张耒笔下“叠石引之来,潺潺到深夜。平栏朝可监,倒影见亭榭”的古韵和诗意。

今晨,我又来到这里,晨曦中的留筠馆静静矗立。在这“清风起修篁,翠鸟亦来下。天和人意舒,春暖景物蛇”的阳春三月,真想停下脚步,闲下心来好好欣赏美景,如能约上三五朋友,在此品茶论道,读月谈天,岂不快哉。

(摄影/张晓光)



赵元任先生被称为语言学之父。他通晓多国语言和各方方言,还是一位罕见的通才,雅好音乐,精音律,擅作曲。当年,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但他也有不少异乎常人的“另类”之举,同样被传为美谈。

就说新婚大礼吧,赵元任就办了个很“另类”的“三无”婚礼:无仪式、无来宾、无宴席。他与妻子杨步伟先到中山公园定情处照张相,再向亲友发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只把证婚人好友胡适和妻子杨步伟同事朱征两人请到家中,由杨步伟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算是“宴请”了两位。然后赵元任取出结婚证书,新郎新娘先签名,接着两位证婚人也签了名。为了“合法化”,还贴了四角钱印花税,就这样完成了简单而浪漫的婚礼。第二天报纸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为大标题,宣扬了一番。连赵元任的英国朋友罗素也认为,“三无”婚礼“够简单了,不能再简单了”。

赵元任学贯中西,虽为语言大家从不故作高深,卖弄学问,反说研究语言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种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平和心态。20世纪50年代初有人提议将汉字用拼音代替,走中文拉丁化之路。赵元任大不以为然。他没有撰写大块理论文章,而用小品文笔法,编了个极“另类”的同音文言小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

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共91字,普通话发音都是shi:“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失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狮尸。试释是事。”用拼音朗读这故事,问题立马出现,任何人也听不懂,乃中文同音字多之故。但写出来,人人都可看懂,有人物有情节,而且趣味盎然,很“好玩”。赵元任用这篇幽默文字,举重若轻,以少胜多,于“文字游戏”的轻俏洒脱、“另类”表达中,驳詰了

中文拉丁化的不可取。是啊,这个听来有点拗口的同音字构成的小故事,“拉丁化”咋拼?即令拼音出来,那让人忍俊不禁的妙思神韵,无论何也难以领略了。

好友刘半农辞世,不爱做应酬文章的赵元任,写了副挽联,显示的不仅是沉痛哀悼,更蕴含着学者的智慧与他惯有的幽默:“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联义双关,堪称绝品。上联说两人十年合作,刘半农作词、他作曲的“双簧”不会再演了,从此知音难觅,无复双璧;下联的“数人”,指刘半农发起的以研究中国语音为宗旨的学术团体“数人会”,而今发起人“弱”去了,套用他们合作的歌名,改“她”为“他”,既是对故友的深情怀念,也是对美好往事的追忆。怀念多于悲哀,可谓挽联中的“另类”。

不少人说赵元任“惧内”,他从不介意,往往以幽默语言回答世俗之见。一次胡适问赵夫人杨步伟家中谁说了算,她谦虚地说:“我在小家庭里有点权,可是大事情还得夫君决定。”算是给足了丈夫面子。可赵元任却“不领情”“从实招来”:“不过,家中大事情很少就是了。”这“另类”解释让人忍俊不禁,等于供认了自己的“惧内”。

1941年6月1日,是赵氏夫妇结婚20周年,好友胡适写了首“打油诗”祝贺:“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也幽默了平素喜欢“另类”的老友一默。赵元任十分欣赏胡适的才情与调侃。原来,“香香礼”是外国人的Kiss the bride(吻新娘,西方婚礼的一种仪式)。看来,不光时下追星族有人“索吻”,名儒耆宿如胡适者早在几十年前,兴之所至也索要“香香礼”啊,而且还“变本加厉”呢。只不过是发乎情而止于礼,仅以诗意表达而已,并不真的上去强行“索吻”。

赵元任觉得胡适贺诗写得太好,“太有才了”,以至于时隔30年还铭记不忘。到1971年赵元任夫妇金婚纪念日時,门生故旧举觞庆祝,两夫妻用当年胡诗韵脚即席赋诗,博得了满堂彩声。杨步伟轻吟曼唱:“吵吵闹闹



赵元任的『另类』

宋子牛

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元任今生欠我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则即兴而和:“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瞧,都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仍童心未泯,心潮逐浪。赵元任的妇唱夫随,也够“另类”吧。

看来,大师并非不苟言笑,一脸肃然,不食人间烟火,还有谈吐幽默、充满机趣的性情中人。